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書 江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 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
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
天時下正正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
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劄資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
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
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

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進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爭力亦易德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等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

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取守廢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未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

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忘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孝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慢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田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荅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間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怪也今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近聞其家孝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孝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荅張敬夫

示喻黃公洒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為不易竊測到

此今以為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洒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其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為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來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為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

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會子細檢點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查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為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既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嚮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季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意向所謂先生之季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絡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聞範之作指

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詩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料筆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李為非左遶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忒瞭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為如何

次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間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斟酌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颺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復嘗疑李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真却不慮此但恐來李者皆只是如

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

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坐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者却之為愈也喜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孝以明之則有擿埴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劉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

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寬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收為二說似亦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

靜乎近日深玩此理竟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下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等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
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
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
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
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
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
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
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
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

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尔非以
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
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
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
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須不待推然由已及物對忠而言是
亦推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嚙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
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功所引盡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如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者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孝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大可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孝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象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孝者否

不然或只盡載此諸性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

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此當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

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竟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闕中書云書雖未出孝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乃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孝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

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証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似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寵尊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汎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

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証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
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
立論深恐終啟孝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
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
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体用一源
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孝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
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
習者乃所以為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辨欲巧以一小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

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為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孝者莫非為
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孝者為其
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
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傳
中嘗論此意矣
不習乎疑只當為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
而後孝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已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慎非獨
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似有病
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耻辱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亦則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

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砥砭此句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

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愚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辭雖比舊說已為平按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便如此矣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為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折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

上又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機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竟分明無重複處耳隨時為中為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細處恐不可缺但鄙論自竟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遠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

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荅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竟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為下教語如何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有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

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米及此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孝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孝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以是勉孝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叩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難如云不如止之好孝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

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而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真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喻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以隔騫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尔似已得之呂揚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尖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二故其下
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子游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

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

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

此數章全无次第所以區區推考如此實意其中必須畧

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

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

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奈

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一事還相關或謂先已讓

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

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

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為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

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荅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論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

墜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為廢

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未

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

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
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
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
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馬牛李蓋皆失
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為戎盟及其犯約攻圍營州
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
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
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
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
慮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
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片論正而心則私計議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

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其
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
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知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
若徒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
何如何

荅張敬夫 十二月

真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
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
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
戒而絕之似寬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代者若充積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

孝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竟其
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
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勸慍然度日惟恐有怠
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竟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
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
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
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
深長也中庸大孝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竟其
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章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

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
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
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
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
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以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
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以竟卦
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
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竟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
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
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

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
得戒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
擇之久不相見竟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
日孝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孝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
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來裏不
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撫窄狹不復取人
之善將流於異孝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
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成也也
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
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
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終折衷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
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者則始不盡而終不
滿也漢兗寬論封禪亦云兼徐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
如此疑此古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
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
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
中也若顏子則巧足少中持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

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
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
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
節譬喻全在剩語矣舊見孝者所傳在臨守時說此一
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
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畧說如前竊謂似
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
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

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体貼而無脈絡連綴
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
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
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孝者不暇
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
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
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而繁雜也大
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孝者自求之乃為有
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
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之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

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

正有存亡二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

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

心也及其旦登之所為有措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

措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

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

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

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天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

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

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

當從之意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下文

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曰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大

為要據今所解全不會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

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

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肯事事物物皆

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

理之後此田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

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其先生為孝之

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
離聞之固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幸於躬
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

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
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於張子之說
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
不愧俯不作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
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解中引程子張子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

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

是言

經過處人皆化之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夙動之意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効也經歷及後字尤見其意又引緘來動和及易傳革卦所引用亦可見也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

從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
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
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
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
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
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

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尔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弊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

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

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

聖之事云尔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

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

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

不及但虛心而微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

便為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

一過注疏見成却竟不甚費力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
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
也心氣未知每加鐫治竟不能峻中間嘗竟求理太多而
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
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
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
事生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關
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出
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滯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
年士子稍稍知向李而恠妄之說亦復蠢起其立志不高
見理不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既其

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孝舊說見人之
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
擬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
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
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
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
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慄辟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
畏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懾懾如見季子位高
金多之比云尔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
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
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

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孝者之於義

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語第時習之此是論

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

落讀者不可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不有所畧也孝之

為言效也而以已有所未求其能之謂也而承上起

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習也之者

指其所知之時者無時而不言也言人既孝矣而又時

時溫習其所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而人既

知其所當知之事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而人既

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

不時則雖曰習之而其功夫間斷一暴十寒終不足以

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

窮蓋如此凡為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曲折然亦難

合得許多意思方為完備今詳所辨於孝而兩字全

將何以知二理之所在而細釋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

之端緒而涵泳之又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

若爾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

徒便孝者曾中擾擾拈一彼一將有擾前助長之患

所以示之入說者油然而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

德之方也字之意已明今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復

着行事宜理而中心滿足之意施之如此以亦未安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

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

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

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

此所辨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

不溥矣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曰易傳所謂偏言

而後仁愛及於物乃着實指事而言其言雖道而指則

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須實然恐非本旨殊亮

意味之
淨淺也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

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

所發端而運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

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

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上與下文辨經正意相

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

毋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毋友不如

已之意今乃以如已勝已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

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

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父

而篤之也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

當矣且下文兩句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

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

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二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

也當於理未安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

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

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

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則但

其行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

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當從前說文勢為順則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

非不應謂父在而志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詳蓋用後

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

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

其深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

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

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最為慈實而

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事理尤得其

當此辭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

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

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

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迫

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日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

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

此經所言亦為人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

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詳又云三年无改者言其常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恭不近禮

而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言而不可復則

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

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

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數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

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

信進退之間蓋无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

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无不可復之患矣恐頌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

異世而求之書

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礼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盖无窮矣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

惻怛與公心字不

相屬非有它也乃

憐於有它而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无有

也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

也

無常

生事之以礼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礼必誠必信也祭之

以礼致敬而忠也

專言敬則忠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

未足以盡祭礼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

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

而已

此一事一節立意甚備而氣象偏迫无聖人公平正大

亦其鬼而祭之諛也

此一事一節立意甚備而氣象偏迫无聖人公平正大

无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徒為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无鬼徒寺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无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但

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事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言容

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寺

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各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无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

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脉不貫初竊疑且重復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

下句為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与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

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无適无莫而不知義之与比失之矣夫異端

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

言然哉其无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难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

初无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

偏之說也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

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而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者亦
行以別可矣

一以貫之

道无不該也有隱顯内外本末之致焉若无隱顯内外

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

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无端則无所當而反為煩雜若

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无所不該雖有内外本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

我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為小而必稱天以夫之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小慧似非所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為舊說皆以

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

亦以施為夸張之意勞為切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楊氏上其

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乎今辨
乃先言此而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若此乎野人之
野矣又何必更說脩免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不
看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
之後則庶乎言
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
相對而言則當為欺罔之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屑之教
蓋

為不屑之教誨已足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
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
其正意之變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謂上而不
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已
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
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

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
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
異此極善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若此一句非在
害上文之意竟得下文意思亦成躡等氣象不佳試思
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
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
象无病矣此所撰集
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詛而已詛字
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
精蓋周

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
讀之竟得有急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
乃佳大抵此辨之病在
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則見小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少曲折其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眾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不當而

不當之故不足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

能近取譬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老彭孔子事同

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

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

意使孝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等閒說過而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誠居也乎哉大率此解多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

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惶恍惚不知聖門

實孝貴於履踐隱微之際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

侯子辨總老之說足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辭未遽說到如此深遂處也且此說雖自履踐言之然其辭氣則與所謂驚惶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声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声氣容色不離於形同是一物影之

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
且衆人声氣容色之所形亦其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
獨聖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

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病蓋藝雖未而然亦

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而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吾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胥卑近之意故取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

誨字之意恐未說到

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无應乎尔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與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无故而及之也若以礼來者不以一言言之而必俟其自得於

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生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竟氣迫而家

短也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

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誠之

聖人固無意必

然亦一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殺時及物之一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一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詩味其言中一微密不為矯傲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与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

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惟好謀臨事而成成本為行

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

所詞終自乾乾節節推去矣一之病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

者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

一就孝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足又一求高於

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一公謂揚子作玄本

以明易非敢別一書一易說今讀此書雖名為說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躄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

也且當一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惠保其一性之不

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動容貌者

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
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
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
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
而必中禮也莊子之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
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
動容貌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文其用功在
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來尤寬深長
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也
而此辨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
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
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有非禮者
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可遠乎又曰色取仁而
行遠則正色固有不言者宅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遠
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
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遠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
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
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以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之乎民无能名焉

无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准各不

禹吾无间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於性然禹亦為其所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无耳然必言絕而不言无者見

其无之

類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

克已復禮也其說最善此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

鮮說得幽深却无意味也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

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墮之

之意則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墜

衣敝緼袍

不伎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

可與其孝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乃隨俗皆非倫

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

雅常字亦无唐音尔雅又云唐棣之常棣矣且今小雅

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尔雅

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

幾章

食饘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豪加於此哉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

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

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切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頃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至故行有不捨焉也此論甚高然

夸張後大之辭勝而愨實淵深之時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皆突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

以見夫无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

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本於明道先生筆點陋巷

非有可樂之說也然陋巷曾之樂雖同而所樂之事

不可不察也蓋筆點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

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愛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夫

蓋飄陋巷之外也故孝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求之則有沒出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力

也若夫曾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

其見道分明无所系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

之意莫不豁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

同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孝者欲求曾

之曾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出而不可得者

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言則異異有如此者今乃

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夫无所不得其樂而言也今於曾

之於言獨謂其特以見夫无所不得其樂之意則其

替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

成數句无當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

與洋家之括起豎拂指東畫西者何異其不不得罪於

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為

推說曾哲之意者然盡其言而直伸已見則愚恐其

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无實也且

所謂无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聖自然不可忘助不可過不及不可倚著者釋之則未得其所以理而言即抑以人之言而理則曾哲之心文得其自然則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則求諸曾哲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為而治者則求諸曾哲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以行有孝者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存養之事而已而凡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發明之當若上蔡之說徒贊其无所系者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悉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所講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自似此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孝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節一

思以亦因向來以克己為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說之无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此理固如

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可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此不知

者謂何事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

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
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

古之孝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已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也

見矣若孝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已者恐亦非當時孝者所及也

子綽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汪文義極不順惟揚氏說得之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是

後出之失若欲發羽當別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无未歷也

脩已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尽則脩已之道亦尽而安人安百姓

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

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割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遠揚自无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與此說以見顏此亦子貢初年事

當其可則子貢足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
夫事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
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
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无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也夫子之言其常理

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

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

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類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勸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

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忍就彼以害此且其心中自有

生者而後身非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此遂其良

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忠孝以為生而後為之也此

常有一種意思天職欲全其忠孝以為生而後為之也

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忠孝以為生而後為之也

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此計較利害重輕而後為之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

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濞汝獨責其曰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過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善謂吾於人死毀善之意也

一言然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善

毀者指其過善者揚其美此說未及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抵之也善者弟未至

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善謂吾於人死毀善之意也聖人之心恕公平實无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及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善而不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之之速又曰可毀可善在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无所苟焉

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為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

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嘗有毀但於此者其有善而匿其

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禮樂征代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子意見原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

未說到此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在

地位也則是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

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却當刪去

於解經之意亦

未有所關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

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

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孝壻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

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之抑可知矣

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

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

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

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

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

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与叔亦讀

此蓋隔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揚氏曰云云

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

恐當云致者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極其所至也

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
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
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亦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
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詳本

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未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
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小
大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
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
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
年以來為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辨其文
義故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
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
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
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故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

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
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
此臨川鄧文言亞說諸家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

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
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
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
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一序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
謂周家之制度曲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
也大抵近世學者喜問老佛之言常通吾說以就之故
其弊至此讀若平心退步反復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
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所辨不明似謂天下之人
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
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
喪考妣者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
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為
一章蓋興滅國繼絕山率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
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盡
其教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庵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